兩朝從信錄

深有關係之疏讀之當入議量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秀水　沈國元述

八月辛巳

上諭兵部陝西四鎮係衝邊要地秋防最宜加謹該部便行文督撫等官嚴督大小文武將吏用心防禦相機戰守毋得疎虞○廕名臣海瑞子瀛婁入監

刑部侍郎鄒元標乞即行闡幽之典疏曰臣聞天下事有議之若迂視之為緩而關繫人心所必不可進必不可無者則今日議卹諸臣之典是也嘗見野鹿呦呦得一草呼類相食臣等皆彈冠食祿不一言及野鹿之不如矣或

老儒長者心術自是不同

有諸臣中議論未六越分陳乞難容其情當事良有深意
不知品望輿情有歸亡論其他
世廟即位于正德已久諸臣俱蒙　卹恩即
穆廟登極分別三等後照等例推恩最為簡易今不過一
轉念間國體人心頓爾亟回亦諸臣所樂為也解之象曰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穀草木皆甲折偏甲而未
折未足以言大解追憶諸臣偏在其年其才其學其識寧
容多讓臣等年過其時矣位過其分矣今站立　殿廷之
上龍鍾老憊大妨賢路而諸臣徒追逐寒風野草每一念
及心悶滯熱夫沉雄果毅之氣結而不散安則為祥為福

經大臣具儀摘

皇考襄事澈務期

不安則爲厲爲妖故古之頒大臣者曰燮理陰陽錄用臣
等是扶陽教恤錄沒臣是扶陰致幾紅落葉總屬化工爽
若枯骨半是英賢既使見在諸臣有日以見太平亦不可
使過去諸臣有鬱于占象緯萬代瞻仰是在今日惟
陛下勅當事亟圖之矣

初五日順天鄉試

初六祭月夕壇

奠獻使駙馬侯拱宸薦燎　奉遷使伯王天瑞

鎮江奇捷

上諭兵部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稱毛文龍領

兵、恢復鎮江、當陳擒獲擬賞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嚮
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
萬全、機宜難緩須刻、爾部即便移文天津巡撫畢自嚴登
萊巡撫陶朗先、着原設將校、選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
前進策應、其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

三方建置

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速
將兵馬錢粮甲仗等項、務催濟接、毋緩事機、
上又諭兵部、遼左恢復有機、但兵寡勢孤、昨有
旨傳與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

朝鮮犄角

圖進取、梁之垣、着該日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

糧及升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如議行

遼東巡撫王化貞塘報據標下練兵游擊毛文龍報稱龍于五月十一日蒙委帶領各營軍丁二百餘名赴河東等處招降叛逆恢復疆土惟以便宜行事至三岔河都司王表、撥者民龔興誠陸元升彭良臣郭泉甘船四隻行至猴猻宮、餵風、十六日方得長行次日至連雲島上蓋州所屬地方打聽動靜致書蓋州偽將游擊楊于渭伏州尤吉羅叢忠金州劉守備勸其歸順人爭言劉守備甚有內順心、一帶屯民、盡稱想望天朝放兵。如同倒懸。十八日至江崖子、偽將伏州防邊把總周永祥帶領馬步人百餘人、嚴加防守、不容取水官兵渴甚、且風逆、不能前行、二十三日方至猪島上岸、人民盡空、房屋燒毀、止遺無主牛二十餘隻、當日犒賞軍丁訖、七月初一日揹島外岸遇大風雨、船隻打回六十餘里落民船一隻水手二十名船頭李景先厚係廣島住民願隨報效、因與千總寶剛初四日至廣鹿島、先令李景先進島探聽訪知島官胡可賓等奉旁差委撥運牛馬糧食勒取寡婦閨女逼民糶頭畢職差守備蘇其民率領官兵進島擒拏島官胡可賓等安撫三百大

急絕　快絕　史冊有光　有膽智

十餘家民丁七百餘名地方七十餘里初八日至給庄
島差千總張維善率家丁官養祿張元証等護島官任
光先安撫居民王玉等二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初九
日至石誠島島官阿國用盡拏民間窊婦閨女解送逆
賊逼民剃頭從夷又將村屯文婦輪流奸污民甚痛恨
島民王閩祖趙漾走報畢曉當與千總張振宰家丁金
汝祈等五十餘人當獲島官阿剛用擒拿親丁孫得功
家丁李國保李自忠滿各劉宗義王甫王承篤斬獲首
級三顆李應龍等擒獲奴夷一十二人守備蘇其民擒
獲佟應郎斧獲夷舟二隻解砲三位鐵砲四位數響子擒
節鏃刀撤袋等物收下婦女五十餘人地方五十餘里
又獲買牛夷人一十二名銀六十餘兩積米二十石比
時有遼左衛諸廩生員王一寧因避據被陷民無主定
父子直往朝鮮要說天使投揭國王借兵恢復遼左薪
鮮嘉其忠義厚加宴禮着令摠督防護朝鮮進貢使船
送其歸島亦至石城相會取職數千人凡願孤軍進求
乘道得人急重加聘請因謂其襄王推凡見者民文餘
高麗民歸撑駕船禁以助張聲勢二人亦親為効力
遼帶洄頭島又接本島住民吳承福并百餘人地方二
十餘里大其長山島收伏李三等二百餘名地方八十

有棧檣　有縲索　有變化　日主張　有調度　二百餘　八月得停

餘里小長山島收伏郭承儒等六百餘名地方八十餘里色利島收伏張四等一百七十餘名地方四十里章子留收伏李應節等百餘名地方三十餘里海洋島收伏劉時節八十餘名地方五十里王宗六島收伏郭乾等五十名地方三十五里李景先稱說老岸住民日夜想望

天兵如一招挾必爭歸附卑職因差人招撫雙山等處屯民且括其開頭前稍選者給與憲札銀牌以鼓之民皆踴躍稱快川拔老弱幼開風而至者一百餘人卑職因至朝鮮彌串堡地方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鎮江上庶咸共嚮應次日千總徐景祈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爲署游擊佟養貞選兵二百餘名抄殺黃背奴山歸正人民去訖卑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除其不備城可得也卑職細觀事機當在必克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振李景先張繼善向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勇識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籍呂一孝張魁毛承祿尤景和許憐率兵一百餘人卑職同生員王一寧督家丁及新收家丁沈希尹等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

當一以當百

可見用內應之妙

大快人心

用兵第一件好事

報功第一件緊著

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鈞為內應。分、旛、匠
定、鷄鳴、供薦城下、千總張元祉尤景和毛承祿王鎬號
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衆人一齊登城賊聲大震、一擁
發入陳良策同弟陳良漢蘇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
攻賊衆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夾及家丁七十
餘名迎敵、守丁韋得化楊春韓鎬善張吾福張讓流蘇
其國王進夾等直前奮擊、佟養貞被擊仆地、就縛其子
佟豐年及家丁七十餘人、一時斬獲殆盡。蘇守備親斬
首級三顆、張千總親斬首級三顆、其餘姓名、另冊同報
并獲鎮江守堡佟二云任守堡高守官并幼子高永年
與黑夜奔逃不如其數、我兵陣亡者、定有功洪文貴被
傷劉大亘成忠張自恩逃交德王二漢王定國收伏鎮
江軍士四百餘名。馬匹盔甲器械等物、甲職當即進城
安慰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送勞者幾萬人數
百里之內、望風來歸者絡繹不絕、甲職因以人心如此
正可乘勢進剿、隨將鎮江游擊事務、即委 中軍陳
其策料理、甲職一味收拾人心。招集未附。斷沽王貞周
繼新李成桂王尚智擒獲守堡陳九階險山鄉兵千總
劉奉舉易承惠等擒獲守堡李世科、雙山住民付登瀛
陽仲科擒獲偽署驛從鄉擊繆以貞解送甲職、審實情

有分晰

可以賞矣

遡敘亦有倫次

罪輕重。除大逆修賁貞久爲酋虜腹心，壽痛全逸赤子，
罪不可恢。解赴聽皆正法外，所有從逆各犯，罪重者發
特旨示以舒民忿，輕者監候以待處分。其長萁守堡王
可禮聽用中軍畢永傳來身歸命，以待誥發。寬奠參將
趙一霍亦潛令人送欵求生命，切爲畢職以廝隊行
才。率二百餘烏合之衆，涉游三千餘里，竄取河東，頃刻
之間，鎮江充復，究受一帶賊堡相繼歸降，數百里之民
望風歸附，士氣一伸，奴酋有可滅之機。是豈畢職之能
哉，實 朝廷之洪福，本院指示之功，所以衆人之歸心，宜
力不可誣也。如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振以忠實之心，鼓
勇敢之氣。隨戈所指。人無逆折。此可任干城之寄，以收
擒王定國之功也。生員王一寧，當遼瀋陷沒，氣焰嚇人
大小文武官員，盡皆逃竄，寧以一介儒生，挺身渡江，說
屬國君臣。起其敬畏，事雖未就，氣節凜然，已足以振起
庸儒矣。及畢職延與共事，計畫立就。動中機宜，所宜優
以職銜，委以軍事，必能展盡忠猷，以任滅賊之功者也。
千總係忠李景先、王甫、把總尤景和、毛承祿、王鎬，俱秉
忠赤之心，厲勇敢之氣，宜各授守備之職，以寄一方之
任者也。把總張元祉、張魁、呂一學，各懷勇悍之資，累著
勞勛之績，所宜升賞，各盡其用者也。家丁劉龍祖、官養

棟金汝才徐計功孫計葉門景揖肖仲文楊世賢至有
功韓升白文學劉文學萬世金于顯龍等併者民犖文
傑葛起鳳龔誠孫泉陸元升彭國昌或奮勇爭先或勤
勞不惜所宜獎賞以鼓士氣者也其軍民一百餘人隨
軍征進涉歷風波備嘗艱苦亦宜重加賞賚以收衆心
者也其所奉憲札給散題叙如此則豪傑向風人心鼓
奮必爭先用命擒獲奴酋可唾掌得矣再爲初下鎮江
屯民不知
天兵多寡踴躍來歸後因見兵勢寡弱人心解體訛言
嘖嘖其朝鮮請兵咨文已經設遞未見回咨催促近臣
俱以待上爲辭不肯進以王參將駐兵鹿島去鎮江百
餘里亦不肯前進本城勢甚危切謂催調天下大兵四
年之久未嘗收一勝之功卑職收復鎮江不假餘力徒
以人心歸附故收功速且知後兵不至鎮江必不可保
人民必遭荼毒關後卑欲圖之此間之民心將以前事
爲戒人心必不可收遂事必不可爲天下事亦不可知
矣伏乞
本院俯念垂成之功不可再棄速發救兵數萬報夠數
十萬速赴鎮江救兵一至則鮮兵可以畢集朝鮮亦必
發兵助勢鼓行而前大功可立就矣併將生擒官兵佟

不豈之證

賽貞等二十二員名斬獲首級七十二顆係由呈報到職爲此理合塘報

禮部右侍郎鄭以偉奏曰臣聞先聖所傳謂之經後聖所行謂之制孔子爲之極其志雖見于春秋之經而所遵一從時王之制即魯亦可覩意可知已盖二者並存于天下

祔廟之舉奉

欽諭禮兹者

皇考光宗貞皇帝

皇妣孝元貞皇后　山陵將畢祔廟有期當定祧遷之制

遵禮部遵照累朝典禮定議當祧

廟當擇日具儀來行欽哉故諭欽此臣部始發知單會議

正是序太廟祧之議

憲宗宜祧及接太常卿洪文衡一本揭大約

睿宗以藩入宜先祧奉

玉芝宮臣惟周禮少宗伯辨廟祧之昭穆臣部職也照穆之序親盡則毀而遞遷見于穀梁當時制雖不可知如朱子周廟圖大段迭居遞遷宣王之世穆王爲昭孝王爲其弟而繼其爲穆則以弟而處穆之位不無少異有其舉之莫敢廢焉非者其居其不如而于中逆祧也鄭注祧之定超近上去遠廟爲祧禮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宗廟之祭所以報本追遠其始本出于思故其意尚遠遠則有終然服窮則親盡世遠則精爽寖遲于此而不爲之節則泛

而不切故其分尚嚴嚴則有祧祧二者實相爲用凡祔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趨近禮也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太常題云

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

武宗是議改而非議祧也臣以爲不在入廟而在稱宗不在禰宗而在禰考不在禰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不考

睿宗乎既考矣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逆祧乎

祖訓親王便殿敘家人禮來朝

天子以

祖宗所執大至見之藩禮則然若既稱宗則均貴為

天子矣勢不得不復以大至臨之故曰在稱宗不在入廟

今制祝文稱玄孫嗣皇帝嘉靖間祝文于

睿宗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自不得不然然則春秋譏躋僖非與曰僖乃

閔之庶兄而閔先承統均諸侯也而同出于莊公兄弟不

得先君臣穀梁謂以親親而言尊尊故非之也

睿宗既為天子而父子行祝僖閔微不同

武出孝而

廟由憲既不先考以尊尊而害親親似亦不可勢又不得
不然又僖閔之躋或同一廟而今制萬曆開圖
宣宗憲宗世宗爲昭
孝宗武宗穆宗爲穆宋人所謂以東西爲昭穆而非以昭
穆爲尊卑亦未如有躋之之嫌矣故曰在稱考不在稱宗
爲人子者爲之後自正德 遺詔有繼統之語又有兄終
弟及之文實遵
祖制斯詔一出後
孝宗則有子後
武宗則非序繼統非繼後也 詔已成矣天下無無父之

天子不考

睿宗而誰考乎。漢唐宋豈有此與。故曰在承統不在稱考。

肅皇帝不忍以天下易其考，遂創千古不經見之典

宣宗當祧，先臣陸樹德亦疏請先祧

睿宗，天下非不踶之，乃累朝終順祧而不改，亦不忍奪

肅皇帝之心，以成一順，不獨本于情，亦限于序耳。推太常

之意，祧而奉之

玉芝宮，蓋祫祭同集祧主于

太廟，禘祫並重，謂祫可合食也，四時亦可共享也，則祧與

不祧等，故必奉

玉芝宮不必合食方爲得宜臣豈以爲非忠臣孝子之極思哉第此等議論位序及之時因祧而議似較圓融然必藏主藏主必祫禘大禮也不祫則非祧非祧則非宗尚猶難之奉　主于

玉芝宮不祫則非宗尚可祫也何必先祧之爲快况序不及之時先祧子而後父于跡欠順于序稍違無匡于入而反奉祧序未知果不悖經而反格于　朝夫

天子雖貴人子也身爲

天子與追王

天子皆

天命也。夏南山止祀禹、而周祫及亞圉、商不追王壬癸、而

周追王太王王季、俱不經見之事。三代之制、通出聖人、亦

何常之與、有宋祀禧祖、朱熹以爲是、　德懿熙仁以

太祖皇帝遂爲常典、臣鄉處士章潢曰

睿宗祔廟、未可言也、祭尚感通、情貴聯屬、祔有間斷、則無

因感格、自

孝宗而至

武宗、乃一體也、自

武宗而至

世宗、則有間也。

潰說有精蘊

睿宗正當父子兄弟之間而相與一堂之上也如九廟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室而異坐如同堂異室之制則當與

孝宗同坐而讓席乃迎合者但知順承而矯枉者不免太過彼布衣也其言猶若此已蓋僖閔皆莊子不躋僖而莊自無閒文公自可直道于祖

肅皇帝既與

武宗有閒不入

睿宗則宗祀中隔而不通潰說蓋似有精蘊焉惟讓席之說不知今

太廟圖

睿宗昭穆不惟與

孝宗分而又與

武宗分何緣讓席耶且自漢以下皆以人爭拚天性而

肅皇帝獨以天性拚人爭又以人爭伸天性岂孝祖制則

肅皇帝之心對

太祖而不疑然考之祧文及 遺詔則承

武宗而不憖者

廟圖則質

孝廟而不礙敢遊耶

聖人之孝乎俎豆將百年矣習爲經常更　累朝皆順祧

道非

聖人不能創

肅宗皇帝之會

祖訓遺詔皆定陶濮園所無定陶濮園出于後人而

肅皇帝則出于繼統者也可一槩論哉若謂毅然改正書

之史册爲美談夫易有幹父之義而尙書無改祖之訓矧

創出

神聖垂之數代而以愚賤耐改匪夷所思實于明倫大典

無着落臣是以寧不願有知禮之名而不敢信經而疑

制。太常又云

成祖宜萬世不遷、當立文世室、至

武宗而止、

世宗入繼、亦宜萬世不遷、當立武世室、而

睿宗宜另立　廟、此非太常之說歟　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註謂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非擇德之盛衰爲祧之前後也。祧法論親、不祧法論德、自商而然矣、太常既以

睿宗爲百世不遷之主、德莫盛焉、親未盡也、何祧之速也、如謂不宜而速祧、孝子善則歸親、況祖乎。即漢唐宋亦無

人心即大道之原

此改正法。若是覩盡方議。不必懸立文武世室如周制柎
廟盛德而祔不毀。要亦非今日事也。臣等反覆數四。心有不
敢即謂天理非能觀會通之原而自以爲是。請以此議與
太常議並存正不嫌異同耳。已會同左侍郎劉　上疏復
攄情以俟
聖明採擇。衆言淆亂。折諸
聖明。惟
皇上建中和之極。斷自
聖衷。早賜定奪施行。臣等無任悚息隕越惶恐激切待
命之至

上曰此奏考據詳確禮制益明奉祧

廟室仍照原議

陝西產麒麟

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關寡婦家十二月初二日戌時光焰起野家有黑牛產一犢渾身是鱗遍體斑文天成鱗甲連吽數聲婦不知以為怪也擊之而死欲瘞之于土一老人以為神物取而供奉如神禮凡四閱月體絕不腐臭府守知為麟擇地置冢告禮禮葬之遂以其事聞于朝

市馬宜大

詔免行刑

命順天巡撫移鎮昌密餘鎮如舊

給奉聖夫人客氏坟地二十頃

經畧熊廷弼報於七月二十日抵山海關到任進恭謝疏

中秋節、

賜輔臣講官酒膳、

十六日卯時啓遷

孝元貞皇后梓宮、欲祔葬

慶陵故先于是日告啓仍

命輔臣朱國祚護衛

命工部錦衣衛等衙門平治

梓宮經過道塗

自大明門進東、直至得勝門裡外、直抵

山陵、沿途、并帶街渠、

進呈祀冊改於九月十五日著爲令
贈汪可受兵部尚書廕一子汪道春入監
升授王紹勲鎮江副揔兵爲主將毛文龍升參將爲裨或
駐义州或即駐鎮江聯合南衛東山覬望進取
經畧熊廷弼奏曰臣汰退不堪援兵發回另補併從實參
處以警欺玩以救危亡盖向來援遼軍馬各地方留精壯
自爲乃專送一種孱弱老瘦之物搪塞無數臣前次經畧
時無疏不哀求科道之條陳
明旨之督責無時不申飭而督撫鎮道等官並
君父于度外視

明旨如芥髦安忍坐視不肯照顧當是時猶有遼瀋奉集支撐可綏　陵京旦夕之危今河東既陷河西爲賊口中物　陵京岌岌中殆矣各省鎭獨不聞遼報一至而冲聖震驚于上都人撓亂于下家眷擠城而爭出九卿書地而守門侍郎巡邊而東奔本兵倉皇而請夾在京各衙門競借差以抽身近京士大夫圖終養而南竄之光景乎自爲人臣言念及此并可以感動其良心而勃發其忠義矣滿擬原調十五萬兵馬七八月間可以齊到乃僅僅有四萬出關仍是羸弱老瘦搪塞之物而延緩人馬則不幸而臣值初到親自點驗無所容其回護者每唱一名冀一

氣驗一馬隨一淚不覺撫膺而嘆君臣大義至今日而遂有所逝于天地之間也本月初四日 臣 下教場同山右道副使陶埏總兵官孫顯祖逐一點驗除延綏領兵守備何達領定邊營家丁一百九十餘名王永祚領安邊鎮靜路家丁一百九十餘員名賈登科領鎮城正右清平三營健丁一百九十餘員名千總馬登科領塞營內丁六十名傳良臣鎮原任總兵允秉忠內丁七十餘名寧夏守備周宗堯領兩河家丁六百餘名身材神氣頗覺精采拔十尚可得八而延綏馬匹小瘦寧夏馬多高大亦不甚瘦但使軍馬如此即稍夾以一二老弱 臣 亦包留帶用何敢苛求後

點薊守備王延祚下官軍一千一十四員名別是一樣人物臣與鎮道皆蹙眉合眼不欲觀若要盡情汰楝十不得三又恐退回太多往返費累不得已量退三百九十七名千摠項守程下所領摠兵杜文煥家丁一百名內量退三十九名初七日前屯教場點游擊高從龍下官軍九百五員名比王延祚所領又弱量退四百二十五名本摠李登下官軍六百九十五名比高從龍所領更弱量退四百六十名詢其故則王延祚人馬猶經巡撫過堂而高從龍李登人馬則巡撫委中軍哈元勛摠領委坐營高驊滕龐驗發者以此一起不如一起而至于馬匹毛骨朧露血肉淋

滿即本日扶至點所一面點而一面倒者種種也退軍遺下馬匹儘稍壯者聽與留軍馬瘦者兌換餘皆恐死道路不敢領回本部催兵部侍郎張議爲本旦暮待數回又無料行不兩三日饑死立盡不如變價作速處路費除行道鎮估值留餧資軍回還外通計四項原發官軍二千九百五十三員名除逃故外實在到關二千七百六十員名今止存留一千四百三十七員名雖曰留之亦聊以備看營守家撥器運糧之需而非衝鋒破敵之用也據王延祚等揭稟鎮將等官責派弱推送押領一二情節不欲瑣述入疏只如高從龍哭稱身本久廢被原領參將吳世爵以賄

脫而幾已代替李登哭稱身本空閑被原管千總李春華以賣破而卸屈無傑甚至千總王四哭稱已本花兒諱恩被加以千總名色使領兵來而地方官苟且塞責之狀亦可知矣項該兵部覆職前疏一款內稱各鎮既已發兵專委該道臣督見任能將統領其沿途逃竄生事擾民者道將一體議罪如發兵之日抽簡未精及逗遛愆期者督撫降斥該鎮臣仍申逮繫之請奉

聖旨依議行今延綏軍馬二千七百有奇而汰退至一千三百有奇之多抽簡之不精孰有過于此者律以新奉之

旨巡撫應降斥總兵便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

履任方新自所調發俱在未奉
旨之前應重加罰治以儆其後至于總兵杜文煥父子叔
姪世受　國恩而頃以　廟祀郵廕加于違制僨師遺禍
劉令之悍帥家門榮幸尤古所未有者文煥亦可知感知
格矣蹺躍援遼動輒稱病伊子杜弘域原調東援百計規
避今又謀在巡鎮募兵通州駐札據商從龍揭稟每兵馬
駐銀三十兩原募許招餘丁鄉民文煥派各營路為子代
募各官遂將部下精丁盡數抽選以致正調之兵多是瘦
弱其言固難盡信即以項守程所領文煥之內丁聞亦抽
自邊塞者而孱弱乃如此則何不以為于精選者為出關

一精選也似此欺玩即加以遠繫亦不為過但事係
旨前法無二諭欲要調出遼東戴罪以立功但二暨屢見
推託臨期假以終悞事機不如革去職任永不敘用其應
換軍馬原調家丁總付杜弘域年少未任衝繫而文煥愛
子之情重于愛國弘域一來凡標下精兆各路殺手及門
下慣戰之勇將孫雄尤秉忠等一齊俱來此亦調兵之一
法也伏乞
皇上勑下兵部即爲議覆將撫臣張之厚從重罰治總兵
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敘用其原調家丁及此番退換軍
士務選精兵責令杜弘域親領來遼代役立功贖罪俟有

戰功免其前罪仍照功升賞又據關上諸臣謂向日出關
軍馬不堪更有甚于此者定擬親至廣寧嚴加退汰但恐
先發回去然後換來營伍空虛防守不足更祈
覆旨申飭該部轉行各督撫鎮道凡已發過軍馬難保無
退回即挑選强兵壯馬預備待臣疏覆之日即着該道及
見任能將統領來邊聽職過驗果係堪戰照數先補此皆
在未奉
旨之前既已挑選來換俱行閱議若來換兵馬仍復不堪
及在奉
旨之後調發猶以孱弱老瘦充數者督撫定議降斥揔兵

定行逮繫必不敢自貪前疏之言使 朝廷有不信之
旨而且以
祖宗之疆土自家之軀命為人作情面也統祈
聖明裁斷施行

奴襲金州

奴賊奸細京省俱通向來我東勦之議未伐彼亦覗此南四衛為不足慮今聞我聯絡朝鮮遣有事官設有重兵而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戕之以隔絕往來之路而實陰整其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轉盼亂萌窺東為易我應為難勢在孔棘所當添兵協防者也

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蓋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援鎮江復寬奠約結朝鮮以俟大舉

二十二日祧　廟是日順天鄉試放榜鹿鳴宴改于九月
十六日因喪事故皆移期
常州監生鄒德基請纓自効言
皇上遣兵部郎中梁之垣以憲職宣諭朝鮮夫宣諭朝鮮
之謀臣有成筭于胸中久矣臣願充之垣標下以備前驅
條陳應行事務為八欵惟
皇上採擇
一用礦徒以鼓忠義之氣東山礦徒不肯剃頭數萬人
盡遭李永芳毒手而尚有萬餘人奔入朝鮮夫中國費
數十萬金錢大約安家行糧二十兩始招一人尚趑趄
不肯出關今見有礦徒尚義不降陷在絕域倘不加存
恤為饑寒所迫散竄外方則不惟寒忠義之心亦且損
軍實之數當速資金錢數萬宣布令

天子既去匹婦不忍推而內之溝中則就中豪傑可爲
南之夷齊田橫之魯連而其餘亦皆田橫五百義士也此
過急宜招撫者
一用韓宗功以收桑榆之功古人用將每每因敗爲勝
韓宗功爲我廢而其肺肝之親以罪逮繫獄而奸人乘
隙生誤使抱大恨今且身陷絕國向有督卒礦徒設奇
取勝擊折叛臣永芳之手此雖薄聞未的然礦徒與永
芳爲難不降奔入朝鮮則其愛國之忱昭昭天日而韓
宗功與李永芳水火之形不待表暴而自明苟不竟爲
邪雪復以重權付之東方一面何以鼓豪傑忠義之心
所當亟加大銜聽經臣節制之方於也
一用韓宗功以招四衛金伏海盖四大衛爲遼東脊腴
之地世族大家根深盤據前者遼瀋之破人心震懾瓦
其潰矣及人心稍定生員持白挺捷其利兵以出則奴
酋聽鼠之技已窮四衛向往之心亦浸浸而起惜哉兵
力不足以應之耳今幸韓宗功統有餘眾數千人內豈
無親戚肺腑以招呼閭里鄉黨可以間諜使之變服以
歸約眾大事大兵一臨則四衛頓復四衛爲我宋而遼
瀋之人心摧破竹之勢操在我矣
一用魚皮達子以用閩夫魚皮達子即所謂江夷也奴

其后奴亦有用江夷間之計

地產參貂江夷亦產參貂奴轉收江夷之參貂以聚我之財因我之財以犀利其兵甲。而練其衆。以得志于我然江夷地廣而無君長奴雖收爲用亦不能盡其類而虜也我收其餘衆用間用奇在臣與衆之垣審謀之、

一用朝鮮以用魚皮達子從奴寨窩宮塔少東盡于烏龍江北盡于長白山皆江夷地也長白山烏龍江皆與朝鮮咸境道接壤非由朝鮮以通之別無可達之路則用朝鮮以通江夷。用江夷以行反間正今日第一要緊之着。其間眷卹朝鮮以鼓舞其士心通江夷以妙行其反間臣自有勝算但機不可預洩、

一用朝鮮不可秋毫有犯朝鮮堂堂天朝無仰給小邦之理集兵三萬稍爲籌畫參貂商市自能沛然有餘且利權欲其操之自我不可倒持事權亦欲操之在我。不可仰人鼻息且小邦則仰市利而我仰給些須糧餉于小邦則我輕我重則威重在我戰勝攻取其自信我輕則先自潦倒依人鼻息安能戰勝攻取也哉其間運用容臣至彼中與之亘酌量而行、

一多齎兵餉以成犄角三路進師一由廣寧一由登萊入旅順一由淮揚入鴨綠江此正法也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當三路之師未集原與韓宗功揀練東山衆餘

且臣之客原任都司款京仁赤使朝鮮久住倭營老于行陣而勇俠之士可備前鋒臣與奴用撫于東朝鮮漢其精鋭而經臣可鼓行渡河以入遼陽矣奴反戈與經臣爭遼陽于西而詔臣又安行入寧宮塔矣奴知分兵以禦臣勢必不能支經臣經臣得以復遼瀋復開鐵築撫順而奴衆不敢與爭何也臣料奴之精鋭不過四五萬人分以守家分以爭遼陽分以禦朝鮮則經臣頻行十萬之師所謂十則圍之借朝兵之衆者也苟奴易臣而不悛盡鋭以爭遼陽則臣出奇兵以擣其穴雖有鬼神不能為奴謀矣奴如善計近處肯不負東可東復而李之承芳之首可獻近引趙全故事以結經臣之局此特奴之一奇也

一多齎火藥以備戰守。兵雖以奇勝行之未嘗不以正也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節制之謂也臣在之垣標下所領一隊大約以三萬人計之奴寨地險不可用車然須用扁箱車六百輛大將軍十位虎蹲砲二將軍之屬六十位佛朗機六百鳥銃三千三眼鎗一萬裸所用硝黃三十萬斤鉛子三萬斤兵分為十隊步步為營步步為守其間設伏用間俟臣彼時相機進勦伏候犯

聖裁、
程番等司廣西泗城等兵、每兵拔弩長一發五六矢、傳簇以藥、毒不可言、中者必死、拔者亦死、着肌而點漿者亦必死、誠利器也、倘令彼中選募多人、撫操資數萬、可應敵

二十五六日、百官哭臨思善門外并宜春宮

二十七日

光宗貞皇帝

孝和貞皇后梓宮發引、提督護送英國公張惟賢恭請

神位、駙馬冉興讓護送大小九卿科道等官朱純臣柳昌祚吳宗周郭欽孫之益包見捷王德完陳禹謨田爾耕公鼐鄭璧王佐孟時芳楊東明薛貞邵輔忠趙一鑑周于德陳顯李精白王守謙

孫公傥于經濟實精于鹽法故謀論鑿鑿可試之行

題主大學士劉一燝、監禮侍郎周道登、鄭以偉、
二十九日、
侍宮至沙河○贈全天叙禮部右侍郎、廕一子、
廕劉日寧唐文獻各一子入監、
浙江道孫之益鹽法議曰、臣承乏鹺政、敢畧陳其槩、鹽猶
水也、通則流、塞則壅、非開其必赴之壑、而防其阻格之端、
未有無弊者、請就兩淮而推廣之、如兩淮行鹽之地止三
十二府、而派引七千萬有奇、河東行鹽之地止十七府而
派引六十萬有奇、至于長蘆行十八府、而額引竟十八萬
不太寡耶、兩廣行六十五府、而額引竟六萬有奇、不又寡

耶此皆可酌而議增者嘗查兩淮開中之法與長蘆兩浙河東同而引價餘鹽叅差懸絕此又皆可酌而議增者至于閩蜀南直三處止納鹽課并無邊中額引難遍地方私鹽到處無礙似宜每引加鹽以塞私販之路照鹽增課以濟邊廪之虛遼平即止不久爲地方累也今不得已括及兩淮惟有折價一節尚可議爲商應支而責之買灶應供而索之價殊于鹽法有礙或無自天啓二年始每新引一引令商人加帶買補鹽十五斤連折價共納三錢徑批引赴場關支不必令灶户上納折價是商以市鹽之金輸之官而官以海夫之法取之灶遼事寧日即日議寢似亦可

行者在計部酌之而已

血異

九月壬午

初一日進祀冊禮部侍郎周道登捧入○地裂瀝血

廣西肇慶府六月十七日天氣燥熱異常城門外大起延燒小房一十二家秋苗未熟在在漸腐二十日酉時天忽陰雨如注有西門外王體積家店前屋地上微拆處血水噴出如灼突泉狀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體積仆亂跌足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刻方上既掘沉深丈四尺餘下盡皆水並無別物坐中言體積毋曹氏父故復嫁梁家生弟梁彥才彥才長成販私鹽被地方同牌客擒獲彥才毆死體積與兄體餘受買和銀三十兩焚其尸滅跡體積分其銀買店居住此血或是彥才冤所洩矣考之往往徵應又未必盡然則在上者惡可不猛為修省哉

梓宮奉安陵殿○○○○

御史王心一奏曰臣聞

肯爲氣乃　至口不從　不言其心　亦良苦矣

眞平心論　物之亡可非　侍中護時　也

精眾人猶　作成此二　心蒙同宋　大鳴駭故　同流祭之　不服其

明主恩不先于至近。賞必加于有功。故澳光念戰場之將。則代分妻子之憂。宋祖恩征蜀之寒。則自解裘帽以賜此所以能鼓舞三軍而使之用命也。不幸遼左破敗。三軍之士拋妻棄子。披路眠沙。枕戈待旦。經撫按道莫不臥不解衣。食不重飽。以拮据于青燐白骨之間。蓋今日莫苦于遼之文武將士。則　朝廷凡有慰勞存恤。宜莫先于遼之文武將士也。近者臣連接邸報。惟見

明旨。一則謂奉聖夫人客氏保護效有勞績。著戶部速行撥給地二十頃。以爲獲墳香火之用。一則謂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一似私恩爲惓惓者。

微臣苟可將順何敢冒阻撓之嫌然處不諫之 朝令 臣

畏罪不言忍視

聖明之過舉是又不忠之甚 臣、、不敢也夫當此經撫協勦

賊之謀將士鼓渡河之勇聲靈纔振撻伐有機人心瞻仰

專在 朝廷 臣 等不諫者以為我、、

、、、、、、

皇上先左右而後疆埸重懷宮中之私營而不念邊臣之

積苦

聖德無瑕恕有此累則不便之甚 臣 又恐征東文武將士

聞之以為吾儕捐軀命冒鋒鏑為

天子任艱危曾不得如法案之人微

以宣讀若愛之大以漸防君患之大

聖衷之矜注惟
天語之叮嚀再乃解其體而灰其心則又不便之甚 臣愚
以為即令氏之保護應酬進忠之待衛可賞何妨優以金
帛加若
聖諭加給四品上明示叙錄昭播聰聞殊傷
聖美又況
梓宮未發先妃客氏之香火 陵工告成而後入進忠之
勤勞于禮為不順于事為失宜 臣聞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乃 臣猶未及深言其漸也 臣近觀撫臣王化貞從事甚難
疏中大帥短衣幾同行伍泥頭土面有同塑人等語若

熱血灑沸觀此不及拭淚

之憔然。又接得按臣方震孺書有云自來無逐水草而居之按臣惟有戮力行間身先士卒期熱血之早灑以謝知己而已。臣又不覺爲之泣下。臣意以我

皇上聞此光景必且戚戚動念正宜抑宮中之賞裁左右之恩特發

明旨遣使賫金急來誓師之命一示不測之恩。詔之曰

朕臥薪嘗膽不忘遼土爾等其各用命殺賊毋負朕望如此則三方將士皆知挾纊投醪四衛人心罔不披雲就日奴之滅也何日之有。臣是以雖欲畏罪不言任

聖明之願小而遺大。臣又不敢也用是昧死以聞奉

聖旨適奏內奉聖夫人護墳地畝前有諭旨念阿毋比例不同增數不多如何又來激聒遼東文武將士披路賑沙朕豈不念發帑犒賞隨依所請有何吝惜且內廷恩澤與閫外大計有何干涉輒乃牽引瑣瀆不諳大體姑且不究

京城守禦定議

兵部議曰京師議守未有不以練營兵爲木計者該莅節次申飭科道分管簡練已有成畫近臺省陳言有深裨營務者禮科給事中李精白欲分簡練之營數廣西道房壯麗欲新營軍之川狀刑科劉弘化陝西道李達各欲擇分練之文臣南京湖廣道李良棟欲核營兵之全數游鳳翔欲清營軍之替役南京廣東道王允成欲革提督之勛臣大率謂祖宗朝原額營兵數十萬兵非不足而法久廢訓練無人以影占之餘當積弱之後分管簡閱科臣李精白擬照京七營人員八十名刻爲上等合五營共練應得勛

兵四萬人宜另立營付之知兵之將序爵以進其私而
鼓其氣衣甲器車等項工部往往藉口曰該部供京營
之急需而致繞如此也太僕寺往往冒名占寺馬供車營
之騎操而倒損若此也又起託諸臣所當一一釐剔責
令製造補給乃期實用者至于斧料存留演放火器尤
宜責成邊將無令文武分開終以軍容為官[illegible]道
大明會典京營提督率用勳臣泰弘治嘉靖[illegible]隆慶年
間每革勳臣而以尚書都御史會同大將管理已而又
釋易為勳臣益勳臣與閱試同休戚勞共委任六軍
之衆耳目手足寓之久矣一日議更于事寔不便合無
仍予勳臣中選擇廉勇一人為公論保舉者臣部照例
會推營管多缺幾二十員該臣部查明議補府將除註
文煥見任榆林總兵張凋柱見任大同總兵李懷信楊
肇基議加府銜備用其顧思忠憶恩蔣將官宋維慮商
因貞施從煥騰經臣分別咨用所稱救時異才若李邦
華楊鎬熊明遇楊漣李若珪耳皮陳徐光啓那侯言李
若星劉時俊朱國祚章嘉禎倪斯蕙翁思恪等該吏科
所者品及時起用非臣部所得擅擬也既經題議相應
後請候
命遵行

兵科給事蔡思充上言臣適看詳章奏兵部尚書張鶴鳴
等為廣寧事機可乘廣寧兵機宜决一疏奉
聖旨據奏進取機宜便行與經撫各官叅酌情形决策制
勝仍作速會疏寄奏欽此總理侍郎王在晉為兵機已動
衆怒堪乘一疏奉
聖旨三方犄角以圖恢復廣寧根本進取倍宜萬全
勅諭經撫已有旨了欽此二臣之意總為毛弁孤軍當援
南衛屠戮堪憐西虜已結之兵一散難以復聚河冰將合之候
奴馬易以馳驅老成長慮見可而進無悔失時而
廟筭周詳于赴機决計之中寓量敵觀變之意當無遺策

民心可信

虜情宜度

軍情宜度

宜審度之自遼瀋淪陷以後奴之堅甲利兵數倍曩時而我之車馬器械遠遜昔日何所恃以制勝惟是遼左之民以憤恚制挺可以撻代西虜之助順堅盟飛鳥業振好音耳據遼撫王化貞書云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卸攻破傷三四千人奴衆不能軍四求救遼陽奴子三人并三四叛將又率八千人往至蓋州持一月糧爲困鐵山計夫遼民萬衆一生據險扼之以待予伐此民心之可信者也虜或懼禍賈勇爲我前矛或覘風觀勢爲我後勁此虜情之宜度者也或投石超距有衆之心或燒息餘燄無鬪之氣此軍情之宜度者也數者　廟廊之上未必知而

偏師襲海州解鐵山圍

經撫二臣協和之使虜悉衆向瀋陽而我合水陸之兵據海州進遼陽奴常息不定必卷甲回巢自是勝筭萬一懷猶豫而鐵山之圍勢難坐視以灰舉義之心則偏師渡河潛襲海州乘奴賊之虛解鐵山之急經撫無待再計矣孫武子曰爭地吾將趨其後奴正仰攻鐵山而吾躡襲海州使賊不得不舍彼而救此于法誠合第從河距海州六十里廣寧距河一百八十里計程非一舍何以潛師而渡使敵不吾覺一鼓而成功且勢在必爭何以先聲而奪使敵不敢援孤城可長守則或以輕騎迅發或以重兵接濟或河上多張熾列炬以壯軍聲或預約西虜揚言疾走盖州

守廣寧　中外策應　車　甲

以寒奴胆至廣寧根本之地既分兵以圖取當嚴兵以厚防黃泥洼衣帶之隔寧賊既納賄以請和抄花固須結而勿變經撫必侁有早計也顧所謂後應者非但以外應外必中外呼吸相通乃不若掣肘亦不虞捉襟臣伏讀

聖諭兵馬錢糧甲仗等項責成該部以務儘接濟昭如日星今保定之車解運抵京者半月矣工部以錢粮不敷車牛莫措尚貯匪處且由都門至廣寧每車一輛費不下十餘金苟非制造可用徒糜錢穀則一切戰車揀選起運早一日早接濟一日之急其紙甲所需舊綿二三十萬觔按臣方震孺巳久為揭請梅花甲續有造完不論多寡該廠

縣行解發川湖浙兵之在途者宜遄其行本折三色以養兵者速籌其足要必諸臣實且懍懍無忘三四月震撼光景而後呼必應應必速雖數千里外痛癢可知庶幾無負天語之叮嚀伏乞 勅下中外臣工乘機酌勢決斷施行

上諭兵部日鎮江鐵山俱中國順民貧逃犄角豈得不亟爲援救廣寧恢復根本舉動俱宜萬全屢旨自明這所奏經撫書辭互異便馬上差官傳與二臣協心商確務求共濟仍將彼巳情形進守機宜遵前旨會疏密奏鄉居中調度宜詳計畢同從長參酌聽朕裁決以收廓勝

初七、霜降。遣陽武侯薛濂等致祭、　長崚等嘆、

升祔禮成加恩文武大臣

上諭內閣曰、朕令
皇考妣梓宮升祔玄堂山陵襄事大典禮成、閣部文武大
臣俱效勤勞、特茲加恩、以示眷酬、所有應得恩典、聊等傳
示該部酌議具奏、

御史姚應嘉上言、
聖治以堯舜為宗、聖孝以繼述為大、敬陳追慕之實、以備
聖明採納、讀詩至閔予訪落諸篇、一則曰夙夜敬止、繼序
思不忘、一則曰訪予落止、率時昭考、而後知古先哲王之
纘繼服、其精神意念無一刻不傾注于先王、也傾注深

則繼述肆不能襮矣恭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以一月之懿徽在宥天下而以萬年之
統緒屬望
聖明當
靈駕之駐內延也
皇上猶得以不時瞻溯依然膝下乃今
玄宮告閟祔廟肇禋臣等趨蹌有事滿從心問我
皇上至孝性成一念哀慕所爲思罔極而儼如存者不知
如何悽愴如何痛切以爲慕之于几筵候攄其慕爲虛而
見之于陟降覲揚其慕爲實今

音容雖杳遺命猶新彌留之言不顧諸臣輒
遺命則諄諄于親賢勤學立政安民出入起居之必慎而
左右侍御之維謹蓋謂此數者即爲堯舜之實事實功也
皇上爲堯舜乎至筆之
皇上試以今日之所行質諸
皇考之所命果克盡而慊乎亦猶有未滿而當黽勉乎臣
請得而質言之大寮庶寀克滿位宗可不側任賢然而
朝見之外未聞 召對召對之外別無敷陳似于一體諒
猶未洽也稽古帝王平居宴見燮閣咨諏甚且令諫官隨
宰相入閣議政三公將君臣不啻家人父子然亦何盛也我

勤學

皇上宜以此爲法心膂貞以爲心膂不嫌叢挫之勞耳目貞以爲耳目常擴止聲之度但使一德交孚而四聰必達則賢才輔而化理易矣講帷弘開談經論道可不謂講學然一歲之中所講幾月一月之中所講幾時似于就將之功猶未純也稽古帝王春誦夏弦秋禮冬書甚且勒銘于盤于几豎于戶牖無地無時非學者抑何勤也我

皇上宜以此爲法講在而學即在審問慎思非章句之徒法講息而學無息考治鏡亂皆燕閒之可兼但期與日俱新而又惟日不足則德業就而熙緝于光明矣

皇上自臨朝聽政以來宵旰理何念不軫民艱然而轉

輸遍于海內加派空乎閭左敲敫小民似有不聊生者稽

我

仁宗昭皇帝聞淮徐山東饑遂召大學士楊士奇等草詔

免稅粮之半及罷官買士奇以當聞該部爲請

仁宗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姑勿言命士奇書詔用璽隨行

而始聞之抑何孜孜爲民也

皇上宜以此爲法水旱之蠲賑必及其時不急之徵需姑

從其減而又嚴貪墨之誅擇廉明之吏以拊循而噢咻之

庶幾民有寧宇而太平其有日乎頂者

中闈正位兩宮並建擁護
聖躬已慶得人第恐恃安忘戒而起居出入之際微有不
慎所係匪輕
高皇帝祖訓有曰凡帝王居安常懷儆備日夜時刻時不
敢怠玩又曰凡夜當儆省聽城中動靜或出殿廷仰觀風
雲星象何如不出則候市聲何如抑何祇慎也顧
皇上常存是心鍾鼓琴瑟有節出王游衍有時飲食嗜好
有度風雨晦冥有謹俾强固之福與鴻厖之祚維結萬年
皇考陟降之靈其慰藉當何如乎自盧受王安兩奸璫各
就處分魏進忠辭免　恩敘輒蒙

皇上裁允于此見

君側肅清誰敢矯竊惟是左右之間端謹者不乏而容悅者亦有

太祖高皇帝嘗曰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立法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抑何遠慮也歟

皇上常存是戒其勸我以勤學聽政者必端謹也則庸之其導我以聲色佚樂者必邪佞也則遠之推之而內降必禁嚬笑不假不惟端謹者必勉其終而邪佞者即欲假竊以行其私庸可得乎外此更當推廣

先帝遺意幷歸粹美

皇上而有一追慕

先帝之心必有一繼述

先帝之事

皇上而念念

先帝則念念堯舜矣

皇上而事事

先帝則事事堯舜矣還質遺命更何歉焉當舜之時苗民

逆命帝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而有苗格今奴氣未

靖虜焰復張中外撥然誠使內政克修外攘可必不然天

下事將有不知所底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臣圖願

皇上之早圖也然而維持匡救則在相臣矣相臣位絕百僚主心每有所嚴敬而地聯密勿精意又易感通臣每覩國家有大政大疑大兵大獄舉朝不勝其杞慮而相臣可以正色收之鄙士不得于補牘而相臣可以票擬挽之今誠得主德清明黎民安阜邊陲寧謐相臣之事業光而言官之議論省矣茲者揆席師濟為

歷朝未有之盛然皆

先帝所簡抜以授之

以楊塋陪祀諸臣以陵寢重地

皇上者也其思付託之隆各竭篤棐之悃仰矢皐夔稷主

堯舜以無愧于顧命之惓惓也。

僉都御史李宗延劾克橫內使李添祥、王昇、

命降級調用。○免湖廣災傷田租

申明銓政、

一敘臣起文、凡選官自京外以逮遐邇皆從原籍起文

縣州府司責保認于印信嚴查勘于里鄰于以防詐冒

一官守也、至于來貢選教則不然投一紙親供送入條

目想謂此輩受虀鹽之苦由禮義之門既不欲勞以文

移自不致爲奸弊耳然不知中間丁憂事故皆不可知

萬一京棍市滑探本生來歷僞投一供領選而出誰執

其咎似不容省此文以踈防奸之具者但府司守候勞

費爲難止于本州縣起文給印信付執投部驗明聽選

凡無文者俱不准送著爲例、

一歲通衙幕凡衙經歷三年考滿註冊報六部九年陞

爲奮忠不忘朝廷

滿給出赴部有過對品選州州判無選給
恩典升正七品選都司副斷事此舊例也今以九年之
考滿數甚之候缺爲河清難俟則無如改九年而六年爲
便滿日聽該管司府給文赴部考日監貢考文吏承考
招其一等選州判二等選布政都事副理問三等給
恩典致仕四等經歷致仕永爲定例

鎮江復陷

三衛情形據登州水寨把總遊擊佐塘報奴酋將劉愛
塔封作總將蓋伏金三衛鎮守總兵李千總封作金州
遊擊惟伏州單遊擊不從收衆壹人丁約有五六萬
盡赴長山島逆賊駕桴渡江被水淹歿一半止在相持
遇兄畢職冠帶偵探官逆人張進忠探了單進忠得此
消息但聚住長山島差救至急畢職船隻調往鎮江止
剩哨船十五隻誠恐勢孤不便救援懇乞軍撥理合先
具塘報請兵請船飭差作速催發前來畢職候風順先
赴長山島按應等情到鎮據此理合塘報
鎮江情形二十六日據原差同參將王紹勳都司嚴正
中督牌紅旗千總李應坤水兵總練孫應麟差定波州
兵張才齎執票帖前事據稱本年七月二十七日至鹿

可恤可恨

可行我瘁

惻隱

島因風不順各船停泊本島二十八日夜王參將令諭李守備孫守備知悉昨據遼民穆亮等稟稱鹿島岸上浪山等屯居民數千望出水火仰切霓霓近聞兵船將至偶值賊窺擾害地方一時奮激衆衆擒拿數十達賊解獻恐賊怒恨不時兵至則此輩無噍類矣今吾等既來招撫豈忍坐視塗炭死民多褢聚者正收拾人心之時諭令應坤等探哨遼等船五十隻督親招濟各民家屬安置島中使衆民無內顧之憂可奮直前之勇不惟拯民命亦且收復民生乞作速統船前渡等因到職蒙此應坤等即督遼船四十三隻于二十八日五更開得辰明到浪山等屯共把總袁進旅順中軍周名世奉撥都司令亦探哨船十三隻定波船十隻前來應援招波得民一千三百名口拏獲達子四名達馬四匹賊報奴賊發達子八十分撥各島又因廣寧差夫都司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倫殺偽官被賊首大發賊兵三四萬來鎮江毛都司走入朝鮮去訖應坤等船兵甚少又無大兵應援只得同所載遼民暫行撥鹿諸島等處本日即據被難遼民駕獨木船來無數哭聲震天咸稱達賊已于二十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戮燒毀民房不知其數等情應坤等到鎮江目及逃難遼民三萬餘

名口巳渡過朝鮮椵島合帶存活毛都司先于三日前
徙過朝鮮去訖以各島避難遼民尚有二三萬等情稟
報到院又准鎮江沈總兵移報相同除一面選差府兵
把總李天培齎解各兵兩箇月糧餉到彼今在彌串堡
守候行臨事道梁副
使到彼相機調度

遼東巡撫王化貞催請盔甲車輛及借援兵馬

上命該部催發

將保定戰車業巳解到許多該部漫罰不數不支今解
車者有守候之苦請車者無緩急之用恤民之仁急公
之義果
何居與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値深秋大雪驟集宜亟　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征東將士

遼東巡按方震孺請特旌血戰誓死之將張神武

可以無疚
而疚之斯
謂獨義之
士
臨保之所

上命本兵議復

按張神武温然之度斐然之章第謂武科中之綗雅者耳乃遼瀋繼陷寒騎渡河明知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敗此非獨奮不顧死其忠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幾忠之與查巡同歸一意惟以神武未知名之將酒血沙場便登鈕豆則二三大帥擁頭衙纛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欲死因蜀西偏之水以樹曹于之烈未必非此衆風勵之也是與惡可以已

經畧熊廷弼三方布置有名無實疏曰自河東陷亡策遼者專屬取進于河西一路有巡撫兼經畧之議而臣方倉皇從山中來不知也更端而議三方控制不虞僉議爲是仍即用職及經畧巡撫臣先曾言山東緩地不宜增兵而始語登萊建議之非又見催水兵催監軍出關疏若皆以

津門爲緩而始悟天津建設之非，臺省言山海不能遙制廣寧，又言經畧仍宜屬遼撫，臣宜留本兵，而始悟山海駐札之非，有是夫三方雖設而于遼無益也，部議登萊用兵外，該兵八萬，山海關六萬，半任寧前，半任關上，有事則盡併大廣寧一路，然登津撫臣，屢呼兵餉，該部權其緩急輕重，率置之高閣，有是夫三方雖爲遼設而兵馬錢粮不與無益也，又不徒無益而已，且又危之，非見撫臣遼局愈變愈危一疏，言兵曰援遼，原爲遼用，今留于登萊天津，雖爲遼而與遼遠，是登津不必留援兵也，又言關上駐兵未見別議，若以援兵充之，恐自此後出關之兵益寡，是臣 兵當

別議而不宜留原調援兵也、其歸重則在向者彼分而我
專故用奇可以制勝從此彼專而我分、非全力難以圖存、
是兵留則我分、分則遼危而撫臣遂憂不知所出也、然孰
爲分我之勢者而三方者是即他日廣寧有不可知之事、
而議三方亦于是乎危而憂不知所出矣、顧孫此登津兵
尚無留關上僅留二千而廣寧之全力故在、猶可用奇以
制勝也、臣于此際極費躊躇、欲徑 請撤登津兩路、仍還
廣寧、以向者之專、但暇見鐵山鎮江長山島諸事、而謂于
遼遠者、皆能發兵策應、而廣寧反覺照管不前、似乎三方
之設非真于遼無益者、欲仍舊貫、而前項內外之議論意

見又種種如彼臣實不敢任此變局重担伏乞　勑下兵部會同戶部摠督三部及督撫兵科其策應鐵山之役謀同撫臣欲截賊歸來未嘗不亟爲救援而卒不能以救援者非臣爲異也鎮江鐵山之救

前旨所謂牽制之師非進勦之師也牽制且未能進勦何容易臣于廣寧恢復根本而不敢輕有舉動以求萬全者或于就裡窺見一二而非爲異也此等情形臣所以書言之而又以疏言之可以告諸臣可以告

君父書畧詳臣　疏與公書無異也臣　意在慎重而謀襲盖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鎮標兵議留京軍甲

馬督責鎮道厲兵秣馬以待西虜之至安見出奇制勝之不同于撫臣也者而決主守撫臣雖意在乘機而襲蓋州之謀且欲之而以策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孰能禁之而自謂無知不能何又安見老成長慮之不同于臣也而決主進臣書與撫臣無異也臣自廣寧行時與撫臣約曰虎酋大兵果至我自不得不應當遣人往監其師道長安堡攻其北而我渡三岔河以攻其南此進之說也如虎酋事尚未諧且自據堅守以待明年春夏之交砲車甲仗進完各鎮兵馬來完津萊策應備完三方並進一鼓直前西虜助與不助皆可不必此守之說也如眼前決主進而專

馬甲仗屢催未至何所恃以為進戰之具撫臣已明明示
揭矣如決主守而西虜果來我且得不應乎況以西虜之
來而不得不進進非決主于我又以西虜之不來而不[illegible]
不守守非決主于我亦何難于上聞者臣思兵機之變[illegible]
刻呼吸間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審奏時之機或非會
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于[illegible]
形制變之妙不能無滯碍法無中制是或一道也今撫臣
曰撚指秋盡奴賊精汰簡練從容整備我待其來必無虞
矣懇惟

皇上斷。乃。成。此決主進者也。據臣曰廣寧城池士馬二[illegible]
防禦之具不及曩時之一而我欲制賊死命使其不來恐
豪傑不足以馳又曰此時過河我氣自倍雖少可以成功
若待賊來人心慌懼雖多亦不能守此又決主進者也夫
奴從容整備已數十年于此坐待賊來固無幸而待賊決
毫無從容整備之我以往獨有幸乎兵法議難守易不能
制賊死命使其不來俱不能守也能往攻而制賊死命乎
少既可以成功而見兵堪戰者度可三萬亦不少矣是未
可以過河乎凡此皆愚昧所難決臣聞兵者機也失脫于
機機發于手親手握機者而後可以審機惟親眼見機者

前後可以應手，以臣與撫臣，且隔一手，且差一瞬，而況于樞臣？臣願樞臣虛心以待撫臣之自決耳。若夫兵之多寡強弱何如，馬之肥瘠多少何如，器甲不可不堅利何如，人心憤怯何如，西虜可倚何如，臣前一一明白，撫臣屢疏催兵馬甲仗，且言粆蕎中奴餌而遁也，豈有異哉？除已彼情形、進守機欵，仍惟撫臣會奏董先明互異之故，統惟

鑒察。

兩朝從信錄卷之八 終